



竹马

有没有那么一个人，
共享你的童年、占据你的青春，
并肩向着阳光、温暖地长大？



成

CHENG

。爱看天
著

双

SHUANG

对丁浩来说，
白斌就是这样的存在。

Z H U M A C H E N G S H U A N G

“桃天”重磅推出“高萌”人气小说

暖心大神【爱看天】倾力打造

史上超甜竹马



- 他本是浪荡青年，一场车祸让他“重返”五岁——
- 他决定了：这辈子就跟着白斌混了！
- 摒弃劣习，化身暖男，实现人生大逆袭。

梦已扬帆
即将起航

ZHU 竹
MA 马
CHENG 成
SHUANG 双

爱看天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竹马成双 / 爱看天著. — 广州 :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7. 12 (2018. 3 重印)
ISBN 978-7-5570-1017-1

I. ①竹… II. ①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5816 号

出 版 人 : 刘志松
总 策 划 : 邹立勋
责 任 编 辑 : 梅哲坤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广州市环市东路 338 号银政大厦西楼 12 楼)

邮编: 510060

邮购电话: 020-87348243

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

www.tourpress.cn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湖南望城湖南出版科技园)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17 印张 245 千字

版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 32.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

目 录

- {第一章} / 001
一梦回到年少时
- 027 / {第二章}
松鼠一样的白小露
- {第三章} / 052
景区作文不好写
- 078 / {第四章}
见义勇为丁小浩
- {第五章} / 101
丁浩奶奶的决定
- 126 / {第六章}
医生坯子张小阳
- {第七章} / 148
惹人爱的丁小旭

竹
马
成
双



竹马成双



	{第八章}	/	161
	该死的仙人掌		
183	{第九章}	/	
	为亲人奋斗的丁小浩		
	{第十章}	/	193
	白少的随身行李		
221	{第十一章}	/	
	李盛东被收拾了		
	{第十二章}	/	240
	一起去口市吧		
257	{尾声}	/	
	{番外}	/	259
	来自未来的你		

{第一章}

一梦回到年少时

“本市今日上午发生一起连环撞车事故，据悉是大面积降雪、路面普遍结冰造成的。目前，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3人重伤。由于一辆装载54人的中巴车也在其中，具体伤者数量还在统计……”

丁浩的眼睛被血糊住，他勉强看到自己跟前的那个男人。那男人穿着一身黑西装，身前身后依旧围着一堆人。他的嘴抿得死紧，眉头皱得快要拧出水来了。

白斌？丁浩想跟白斌打招呼却发现自己完全动不了。他这是怎么了？哦，对，出车祸了，他喝多了酒，早晨开着车就忍不住打起了瞌睡，似乎还撞到了别的车。

白斌后头的一个人凑过来，丁浩认得他，是白斌的心腹董飞，没大事一般都不带出来的。这回他都来了，是发生什么大事了？！

“丁浩……还有呼吸……赶紧送医院……哥，你把他放下让医生来抢救啊！”后头一个小丫头哭喊着，脸上的妆都花了，半路跑起来，差点跌倒。

我……我这是在哪儿？丁浩忽然发现自己手脚发沉，视线也模糊起来，像是累得狠了，微微闭眼就能睡过去。他最后听到的声音是白斌沙哑的嗓音，颤抖着声音吩咐董飞去做事：“媒体那边千万不能再出乱子，我跟丁浩保证过要照顾好他家里人，还有赔偿的事，一定做周全……”

董飞点头答应了。

“你带白露回去吧，”白斌说着，又伸手擦了擦丁浩的脸，丁浩脸上有血，被

抹开了更是疼人，白斌却不管，小心地给丁浩这么擦着，“我跟着去医院，再看看情况。”

丁浩眼睛睁不开，但是听到之后，心里还是一抽一抽地发紧，他是真不知道白斌对他这么上心。

他脑海中忽然闪过许多以为忘记了的事，而那些事发生时总少不了身边这些人，总少不了拿他当亲兄弟帮扶的白斌。

丁浩的眼睛发红，心里突然难过起来。

如果有下辈子，他还愿意跟着白斌，改改自己这一身的臭毛病。

这么想着，他昏昏沉沉地陷入沉睡……

丁浩再睁开眼的时候，觉得有点不适应，低头一看吓得瞪圆了眼睛。那是一双小孩儿的手，一丁点儿大，丁浩顺着那双小手往上看，小胳膊果然是接在自己身上的……这是怎么回事？！

正想着，他忽然就听到窗户外头有人在喊他：“浩浩？浩浩起来了没有啊？”

丁浩听到这声音，眼睛又瞪圆了，这……这是他奶奶的声音！难道他不是附身在一个小孩儿身上，而是回到了自己小时候？丁浩心绪起伏，忽然燃起了希望。

丁浩的奶奶掀了布帘子走进来，丁浩下意识地扭头看她。丁浩的奶奶看着躺在床上的丁浩睁着大大的眼睛瞅着自己，笑呵呵地在他脸上捏了一下：“睡醒了也不出声儿，就知道淘气！”

丁浩看着他的奶奶眨眨眼，再眨眨眼，忽然咧开嘴笑了：“奶奶！”丁浩扑到老人怀里打着滚儿地乐，他怎么没想到呢，真是回到小时候了！他狠狠地掐了自己一下，又不解恨似的再抽了自己一巴掌，把奶奶心疼得直嚷嚷：“哎哟，这是干什么？你这是怎么了啊？”

手臂上生疼，脸上也疼，丁浩却咧嘴笑了，不是做梦，他这是真回到小时候了。趁着自己还没干那些浑蛋事儿，他得好好地给自己规划一下人生！

丁浩一骨碌从奶奶的怀里钻出来，竖着五根手指一脸严肃地跟他奶奶发誓：“奶奶，我决定了，从现在开始，我要跳过小学，跳过初中，从高中开始好好地学习，我就不信我在高中蹲个十年八年的还考不上一所好大学！”丁浩的小手一挥，气吞山河，“奶奶，我要考清华！”

奶奶虽是小学文化水平，但也是知道清华的，立刻肃然起敬：“好，咱就考清华。”

丁浩跟他的奶奶手拉着手，眼里含了泪花儿：“奶奶，等我赚了钱，我要好好地孝敬你，咱可以随便地胡吃海喝，山珍海味、猴头燕窝啊，大虾都只吃不带壳儿的……”

奶奶笑呵呵地摸着丁浩的头，连连点头：“好，我等着浩浩出息的那天，带着

奶奶一起吃好吃的。”

丁浩抱着奶奶的脖子不撒手，眼泪真下来了。他记得他奶奶是在他初中的时候去世的，脑血栓，医治不及时，没救回来。不过现在不同了，他回来了。丁浩吸吸鼻子，正要再发表长篇大论，却被人拎着脖子，像提猫崽儿一样提了起来，耳边响起炸雷似的声音：“小兔崽子！就知道哄你奶奶高兴！”

丁浩抬头瞧着自己老爹年轻的脸，咧开嘴笑了：“爸！”

丁远边黑着一张脸，他一只手拎着丁浩一只手指着丁浩刚睡的那床被褥，怒不可遏：“咋儿又尿床了是不是？！啊！！”

丁浩一双准备与他老爹热情相拥的手硬生生地收了回来，他扭着小脖子，憋红了一张小脸：“不是！不是我尿的！”见老爹大有拳头教育的架势，他立刻嚷嚷，“是昨天的我尿的！不是今天的我尿的！！”

丁远边一张脸生生被这小子气得发青，咬牙切齿不解恨啊，他伸手就去扯那床被他儿子糟蹋了的被褥。丁浩“嗷”的一声从他老爹手里挣扎出来，扑到被子上：“我……我自己洗！我自己洗！！”开玩笑！他被子里还藏着台手机呢！

奶奶以为儿子把孙子捏疼了，立刻站了起来：“怎么了？怎么了？我宝贝浩浩没事吧？跟奶奶说啊，别忍着，奶奶在这儿呢，咱不怕。”奶奶将丁浩上下摸了一遍，看着丁浩小白脖子上那一圈儿的青指头印子，心疼地揉了又揉。

丁浩哆哆嗦嗦地从被子里扬起小脸儿，带着可怜巴巴的哭腔，说道：“奶奶，你让我爸出去，我自己洗。”

奶奶立刻往外赶自己的儿子，这回连扫把都用上了：“出去，快出去，你看都把孩子吓成什么样儿了！”

丁远边哭笑不得，又不敢跟丁浩的奶奶较真儿，只得退出里屋：“我说妈，您这太惯着他了，都多大了……”

“多大了也是我孙子！”奶奶拿着扫把叉腰瞪着丁远边，气呼呼地说，“你没看见你把孩子吓得都要自己洗被褥了！”

奶奶说得理直气壮，丁浩在里边忍不住抖了两下嘴巴，他算是找着自己从小跋扈的根儿了，合着他奶奶宠出来的。

三两下把手机掏出来藏好，丁浩又撅着屁股去床上拆了床单、被罩，刚拖着下来就跟他奶奶撞了个满怀。奶奶看着小丁浩抱着床单、被套过来，吃惊得说不出话来。丁浩跟他的奶奶说：“奶奶，您别老宠着我，我长大了。”

丁浩这时候还是幼儿园中班的学生，拖着音带着那么点儿奶气，瞬间感动了奶奶。

摆好了大大的洗衣盆、洗衣粉，倒好了清凉的井水，在大人的帮助下，丁浩终

于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一次洗床单、被罩。

而白斌，就是在这时第一次见到了丁浩。他在院子外看着那个认真地跟洗衣粉泡泡奋斗的小孩儿，看着他揪扯着大块分不清是床单还是被罩的布料，终于一个不小心一头栽到盆里去，弄了个满头满脸的泡泡，忍不住就笑了。

白斌小朋友和丁浩小朋友历史性地第一次会晤了。

丁浩惊魂未定地从盆里爬出来，抬头就瞧见了白斌站在门口冲他乐，脚下被床单绊住，一个趔趄又摔倒了。这下连盆都扣在自己身上了，一盆水哗哗地从他头上流淌而过，向着院子一去不复返。丁浩被盆子扣住，哇哇直叫：“奶奶，奶奶啊！出人命啦！嗷嗷嗷……淹死我了，咯咯！！”

奶奶奔出来就瞧见自己的宝贝孙子穿着条小裤衩被个大塑料盆扣住了后背，趴在地上来回扒拉，小脑袋也被水浇了个透湿，湿漉漉的像只刚出壳的小乌龟。

奶奶扑哧一声就乐了，她忙帮丁浩拿起那盆，又把他拉起来，擦了脸哄他：“哎哟哟，我的宝贝浩浩不哭了啊，奶奶来了，啊！咱不哭，盆盆坏，奶奶打它。”说着，她在盆上打了两下。

丁浩嘴角扯了扯，忒丢人了。

后头跟过来的丁远边瞧着一院子的水和刚捞出来的丁浩，立刻又吹胡子瞪眼，一个大擒拿手就把丁浩逮住了：“小兔崽子又闯祸！”

“哈哈！小丁，孩子嘛，淘气些聪明啊。”后头一个穿黑西装的男人进了院子。白斌跟在后头，一板一眼的，跟个小大人似的。

丁远边一副羞愧的样子，举了举拎在手里的丁浩道：“白书记，您不知道，这孩子淘着呢，三天两头儿地闯祸。我把他扔在他奶奶这儿也给我惹出那么大的乱子，真是，唉！”丁老爹用了个叹词做了总结。丁浩也认出面前这人了，白斌他爹，立刻识时务地挂在老爹手上耷拉着脑袋，一副“我错了”的样子。

奶奶不乐意了：“谁说我孙子只会惹祸了？今儿他还自己把尿了的床单、被罩洗了呢！是吧，浩浩？”

丁浩的一张小脸埋得更低了，他都没这么丢人过，今儿算是在白斌面前彻底没脸了。

白书记是个很和蔼的人，笑呵呵地把丁浩解救了下来，拍拍丁浩的脑袋，说：“小孩嘛，都一样，如果都跟白斌一样不作声，那就不热闹了。”说着，他又从旁边司机那儿拿来一盒巧克力递给丁浩，“拿去吃吧，跟你白斌哥哥去玩会儿。”

丁浩捧着巧克力仔细看着那上头印的跟花纹似的字母，全英文的高级货。

白书记让白斌领着丁浩出去玩儿，自己留下和丁远边谈工作。

丁浩先扯着白斌回了自己那小破屋，把巧克力盒子放下，改抓了一把橘子糖。开玩笑，这么一盒子巧克力都不够外边那帮猴儿分的，谁知道白太少下回什么时候来啊，他得先给自己留点储备粮食！

白斌穿着小衬衫、背带裤，脖子上还打了个小领结，坐在丁浩的床上左摸摸右摸摸：“这是什么？”

白斌拎起块白色的布，上头还绣着鸭子和蝴蝶结，一脸好奇地问丁浩。丁浩的嘴角又开始抽抽了，这是什么？这是他的饭兜兜……

丁浩小朋友是在奶奶的溺爱中成长起来的，打小吃饭就不让人省心，这不吃那不吃，好不容易吃点儿粮食了，又端着个碗哗啦啦地掉东西，气得丁浩好几次在饭桌上差点儿打他。奶奶自然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出现，可是丁浩小朋友心智初长成，已经能明白戴围嘴儿吃饭是要被周围的小朋友嘲笑的，所以拒绝戴围嘴儿。奶奶连夜赶了个饭兜兜给他戴上，跟大个儿的围裙似的，做得长了些，顺道兜住了大半个身子，终于让他结束了吃顿饭换身衣裳外带几个巴掌的悲惨生活。

丁浩能直接告诉白斌这是他童年的污点之一吗？当然不能。他小眼睛一转，立刻说：“这是抹布，刚擦完桌子的！”

白斌有洁癖，萝卜头时期的白斌自然有所表现。他立刻放下了那块“抹布”，可能是感觉自己放得太快了，怕伤了丁浩小朋友的心，又咳了一声，试探着夸奖道：“挺好看的。”

有夸别人家抹布好看的吗？白少你打小就不老实啊。丁浩哼了一声：“那是我奶奶亲手做的！”

带着两兜糖从凳子上爬下来，丁浩小手冲着白斌一挥：“出发喽！”

白斌被他逗得好奇：“去哪儿？”

丁浩一脸严肃道：“去小河边消灭敌人！”

这是什么年代？这是丁浩在橘子糖的枪林弹雨中打下来的年代！敌人果然抵挡不了糖衣炮弹的威力，一个个倒了下来……啊不，一个个围在丁浩身边眼巴巴地瞅着他。丁浩那个神气啊，小鼻子都翘到天上去了：“喊浩哥！”

“浩哥，哥……”周围一圈儿奶声奶气。

一把橘子糖撒出去，大家立刻欢腾了：“吃糖去喽！”

白斌坐在河边的石头上看着丁浩。五月的天，风吹得人还算舒服。白斌看着丁浩撒完了兜里的糖，打发了一群小孩，顶着一张红扑扑的小脸就冲自己跑过来。丁浩爬上石头挨着白斌坐下，从兜里翻翻掏掏，又掏出两块橘子糖来，仔细地对比了大小，递了一块较小的给白斌——

“请你吃糖！”被太阳晒红了脸的丁浩笑呵呵地说，一口的小白牙，可爱到不行。

白斌接过那块橘子糖，扁瓣儿的橘子形状上面还撒着糖粒子，闻起来一阵清香。白斌皱着眉将橘子糖放进嘴里。他接受过的教育告诉他，不可以随便吃外面不干净的东西，但是丁浩给的糖好像散发着格外香甜的气息，他忍不住含着细细品尝。

“挺甜的。”白斌笑了，摸摸丁浩的脑袋，“谢谢浩浩。”

丁浩像多了毛的猫儿，一下子从石头上蹿起来：“不许叫浩浩！”

白斌奇怪地看着他：“那叫什么？”

“叫……”

“丁浩！”后头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喊道。

丁浩不用回头也知道是谁——他从小到大的损友兼狐朋狗友，吃喝玩乐拿手，打架斗殴样样俱全的李盛东李大少。当初这小子可没少笑话他，有点儿什么缺德点子，保管都是他出的。

丁浩斗鸡似的昂着小脖子，睨着李盛东：“你这头剃得不错，阿姨手艺见长啊。”

李盛东现在长了张小圆脸儿，脑袋被他妈拿来练手儿，剃了个凹凸不平的小平头。就那一双微微耷拉着的小眼睛还能看出日后李大少的阴损，如今的李盛东明显跟丁浩不是一个级别的，一句话呛在那儿就开始摸鼻子，吭哧了半天，瞅了一眼旁边的白斌，开始嘟囔：“我说你怎么不去找我玩儿呢，原来有伴儿了。”

胡扯！李盛东，分明是你抢了我的变形金刚藏你家里，吓得三天没敢来找我！

丁浩的嘴都气歪了，这一回到小时候吧，以前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突然就清晰起来，还是人家说的那句，小孩子的脑瓜子就是好使啊，芝麻绿豆大的仇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李盛东不太乐意了，他显然是瞧着白斌穿得比他好，那小背带裤多神气啊，别提还有跟大人白衬衣相仿的小领子，平平整整的，一看就不便宜。他在白斌旁边转来转去，横竖瞧着坐在石头上鹤立鸡群的白斌不顺眼。

丁浩的心理年龄显然也不是那群追着打仗的小孩那样的，干脆跟着白斌坐在一块石头上。李盛东围着白斌转，等于就是围着丁浩转。李盛东心眼儿多坏啊，那眼角一耷拉就能挤出一肚子坏水儿！丁浩瞧着他忍不住防备。

李盛东摸了摸鼻子。他有这习惯，想做坏事的时候、害羞的时候、尴尬的时候都爱摸摸鼻子，真把自己当吴三桂了，而且深以吴三桂那样的枭雄为荣——这话扯远了，李盛东摸了摸自己鼻子，忽然跑到一边去了，不一会儿带着几个小屁孩回来，那眼神就更坏了。

旁边几个小孩吸着鼻涕伸着手，看看白斌又看看李盛东，然后就呵呵地笑了起来。

丁浩汗毛一下竖起来了，哎，不是吧？！他突然想起来了，他小时候跟李盛东好得恨不得穿一条裤子，的确是把白斌推进水里去一回。当初就是他动的手，几个熊孩子把白斌弄成落汤鸡，后来送回城里去还住了院。白书记来话说是没事，但是都住院了能没事吗？！丁浩跟李盛东过后被他们爹打得哟，那真是连自个儿亲娘也认不出了。

丁浩现在显然不是怕疼的心情了，他自打遇见白斌后是有坚定目标的，目标是什么？那就是努力学习，争取成长为白斌这样的大好青年啊！！李盛东动白斌不等于在他头上动土吗？看我今儿不给你点儿颜色瞧瞧……

围上来的孩子又多了几个，丁浩决定改天再给李盛东他们点儿颜色瞧瞧。小手偷偷抓着白斌，捏了捏，他凑近了小声道：“等会儿我说跑，咱们就跑啊。”

丁浩的声音很小，白斌从小养尊处优，显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立刻追问了句：“你说什么？”

李盛东这坏小子已经听出事儿来了，双手一挥：“上！”

一群野孩子立刻“嗷”的一声扑过去就要将他俩抬起来往小河里送，嘴里还嚷嚷着。

“你们刚才还吃了我的糖！以后还不想吃糖了啊？！”丁浩护着白斌，也被抬起来大半个身子，扯着嗓子号了一句。他这才觉出这群小毛头的威力，一边在心里骂着“等我长高了个儿，一个一个揍回来，给我等着”，一边却是想哭的心都有了，就他这小个儿被扔到水里，那不得当场阵亡了啊！想当年白大少也是被淹得进了医院，他这个儿可禁不起折腾。

丁浩拿定主意只能智取，小手在兜里翻了半天，只掏出点糖粉渣子，吞了口唾沫，看着那群熊孩子：“那什么，你们把白斌放下，我下午还拿橘子糖给你们吃！”

李盛东这家伙多坏啊，刚才丁浩分橘子糖的时候他一块也没少拿，现在又从兜里掏出一把玉米软糖，耀武扬威：“没事！扔下去，谁扔下去我给谁软糖吃！”他转过身，一脸严肃地指着丁浩，“丁浩叛变了，把他也扔下去！”

丁浩被一群刚脱了开裆裤的小破孩抬着哄笑着就往水里推，他脑袋上的毛都歪了！白斌闷不吭声的，忽然就给了旁边个头矮点儿的小孩一拐子，然后拉着丁浩就跑！

白斌那下子估计下手挺狠，那孩子张嘴就哇哇地哭了，估计还寻思着，不是玩儿吗，怎么打人啊？他这儿还委屈呢。丁浩跟着白斌窜过去，顺带又给了他一脚！丁浩这脚踩在脑门上才叫疼啊，他咧着嘴哭得更响了：“姥姥！姥姥啊！！丁浩打死我了，呜呜，呜啊啊啊！！”

白斌拉着丁浩没跑多远就被李盛东等几个小破孩围上了。李盛东在这帮人里算是大的了，自己的跟班被白斌欺负哭了算怎么回事儿啊，他面上下不去，倒三角眼儿瞅着白斌更阴沉了，手一挥：“举起来！扔河里！”

几个孩子还举不起跟自己差不多大的，尤其是白斌这样带有一定攻击力的，不过凑合着扔他们下去还是可以的。丁浩的屁股上被踹了一脚，扑腾到河里去的时候心里骂了李盛东，好歹他以前追个跳水队姑娘的时候学了几次游泳，如今算是用上了，从河里扑腾着钻出来，指着河沿儿上瞧热闹的李盛东就骂：“李盛东你个坏蛋！我告诉你！今儿的事我跟你没完！！”

李盛东在河边嘚瑟：“你再说，小爷就撒泡尿进去！”

丁浩吸了口气，这缺了大德的事儿李盛东真能做出来。看着李盛东都解裤腰带了，丁浩也顾不得那么多，抖着手就开始威胁他：“李盛东你……你偷拿打火机烧了李奶奶家玉米地！你偷了我变形金刚藏在你爸酒柜里还砸了你爸的一瓶酒！你还偷了你爸的烟，我要告诉你妈去！”

李盛东小朋友现在智商还处于不断发展的阶段，也就是说他现在没多高智商，瞅见威胁还没学会笑着掐死在萌芽阶段，只会远远地躲开，于是他立刻拉拢手下几个得力的小破孩儿就走，虎着脸道：“走了走了！玩打仗去！”

一群小孩呼啦啦就走了，剩下几个常吃丁浩糖的又跟丁浩玩得好的，捏着小衣服瞅瞅在小河里扑腾的丁浩和白斌，苦着脸结结巴巴地说：“丁浩，你别急，我找你奶奶去！”说着，他们也跑了。

丁浩扑腾了几下，忽然觉得不对劲儿，白斌！白斌呢？！虽然他从刚才起就不大出声，可还是有水声儿的啊！丁浩有点儿慌了，当初他把白斌推下去时，众人也是这么一哄而散，他不知道白斌是怎么在河里挣扎着等到救援的，如今他跟着白斌掉下河来，情况会不会改变？

丁浩一阵心慌，看着还冒几个气泡的地方，一个猛子就扎下去。白斌果然在下头，他脚腕子被河底的茅草根儿缠住了，正在使劲儿地拔。白斌看来很少下水，眼睛闭着，眉毛也皱成了一团，只是嘴巴是紧闭着的，只偶尔冒出几个气泡，还知道留着点儿氧气。

丁浩游过去，沉住了气去扒拉那团该死的草。小河里的水跟游泳池里的不一样，没扑腾几下就变得混浊了。白斌的小脸已经由红变白了，丁浩急了，也顾不得那么多，使出吃奶的力气去拔那些缠住了白斌的茅草根儿。白斌还没有呼风唤雨，还没有只手遮天，他还有那么多事儿没做，他怎么能就这么死在这里？

被茅草缠住了脚淹死，这也太可笑了啊！

丁浩嘴里的氧气也不多了，肺里面火辣辣的，他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他都这么难受了，何况一直没露头出去的白斌。手里的茅草动了一下，掀起了更多的混浊，丁浩却像是看到了眼前的指路明灯，使出最后一点儿力气手脚并用地扯着，丝毫不管茅草会不会就这么缠在自己身上，他只想着，要是白斌就这么一个人出去也是好的。

丁浩最后这一下起了作用，茅草根被扯断了几根，虽然还有一根缠在白斌的脚上，却也足够他探出头去呼吸了。白斌探出头吸了一大口气，猛烈地咳了起来。他怀里抱着的丁浩手脚已经软了，勉强靠着他仰着脸喘气。

丁浩斜眼瞟了一眼顶着水草头发湿漉漉的白斌，嘿嘿笑了，他从来没觉得白斌这么好看过。

然后他翻个白眼，晕过去了。

丁浩再醒过来的时候，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到处白惨惨的，要不是看到旁边睡得正香的白斌，他几乎以为自己被送到太平间了。门外有人小声说话：“刚送到，丁浩家大人来了。嗯，我知道了。白书记……丁浩缺氧休克了，医生给他输了氧气，他睡一觉就没事了，倒是白斌脚上受了点伤。好，我知道了，明天就给他们转院……”

外头的声音又小了，估计是门外的人走远了。丁浩转个身瞅着白斌，这小子睡着了，浓密的睫毛垂着，看着格外温和。他们现在是在一张病床上，白斌靠床边的手上还输着点滴，走廊里透过来一点儿绿色的应急灯灯光。丁浩从来没觉得这么安心过，他趴在白斌旁边，拿小脸蹭了蹭白斌的，窝在白斌身边睡着了。

白书记做事的效率果然很高，早上刚吃完早饭就派车来接他们了。丁浩他爸送粥还没走，正在收拾碗，听着连自己儿子也要接城里去住院，忙道：“我们家的就不用了吧？这孩子皮实，没事儿。”

丁浩愤愤地瞅着他爹，挺着吃得滚圆的小肚子，对着已经被他吃空了的保温桶，举着勺子把碗敲得当当响：“再来一碗！再来一碗！没吃饱呢。”

白斌吃得慢；听见他说话，立刻将自己手里的半碗向他推过去，友好地示意：“我吃饱了。”

丁浩悻悻地收了勺子，挑了白斌碗里的肉丝吃了，推了白粥还给他，他眉毛都没皱一下，竟然就吃了。

丁浩心里得意，这洁癖啥的还得从小治啊。他大方地摸了摸白斌的脑袋，没等他夸奖几句，白斌就放下了勺子，问：“还饿？”

丁浩那小肚子是真一点儿地儿都没了，缩回手来大方地说：“没事，你吃吧，我不饿。”丁远边一巴掌就拍下来，瞪了他一眼：“小兔崽子，你还来劲儿了啊！”丁远边又回头对一路急行刚到的司机说，“我家的真没事儿，能吃能睡的，怎么好

再麻烦白书记。”

来接的司机说得很委婉，态度却很坚决，两个小的都要带走，而且一个也不能少。

丁远边愁眉苦脸的，他这来的时候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丁浩的奶奶拦下，要是让丁浩的奶奶知道宝贝孙子被接到城里去住院了，还不得吓晕过去啊。能上城里住院，这得多大的病啊，至少是开瓢儿的事……丁远边甚至想象出丁浩的奶奶哭天抢地地要她宝贝浩浩的情景，不禁打了个寒战。

丁远边再回头瞅一眼丁浩，那小兔崽子刚才挨了他一巴掌，现在正捧着脑袋在那儿装委屈呢，白斌倒是好脾气，拿手掌心儿给他揉着脑袋。说实话，自家这小崽子不开口说话的时候倒是有那么几分天真可爱，睁着双大眼睛，唇红齿白的，笑起来左边带着个酒窝儿，特招人喜欢，可是不一会儿就原形毕露，闹翻了天去喽！这样真能带去城里让白书记照顾一段时间吗？

丁远边深刻地思索着，一咬牙，寻思着再折腾也没有掉水里差点儿淹死厉害吧，于是大手一挥，一句话从牙缝儿里憋出来：“都带去吧！”

丁浩先是愣了一下，接着欢呼！白少家得有多少进口糖、进口巧克力啊，他得吃饱了再给兜回来！丁远边显然跟丁浩想到一块儿去了，黑着一张脸：“丁浩，你长大了，做事要有个大孩子的模样，知道吗？”

丁浩拍着胸口保证：“爸，你放心，我做事有分寸！”

丁远边一颗心瞬间提得更高了，眼瞅着丁浩是指望不上了，转眼对着白斌，端着张慈祥的笑脸，和蔼地说：“斌斌啊，你跟浩浩要在一起一段时间，我们家浩浩打小就野惯了，不懂事的时候你就替叔叔教训他啊，也看着他点儿，照顾着点儿！”

“好，”白斌点了点头，“叔叔您放心吧，我以后都会照顾浩浩的。”

丁浩被他老爹按着脑袋向白斌点头说保证听话，临走时头发又让他老爹揉成一团。丁浩被司机抱着，回头对丁远边喊了一声：“爸爸！”

小声音清亮，却把丁远边一颗送儿离去的心喊得颤了两颤，丁远边咳了一声，眼圈都憋红了：“哎。”

“奶奶给我做的那坛子猪肉脯你可别都吃完喽。”

丁远边微红的眼眶瞬间恢复正常，要不是外人在，他恨不得当场脱下鞋来，拿鞋底揍这熊孩子！

丁浩坐着黑色轿车去了白斌家，一路扒着车窗往外看。白斌的脚还没好利索，在丁浩旁边半躺着，看着丁浩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外头，就挨着他一起往外看：“你在看什么？”

看什么？看以后的房地产黄金路段。丁浩瞅着那边一排排的平房，想着以后拔

地而起的高档写字楼、商场、酒店，心里就一阵阵地流泪，他要是有钱就把这些都买下来，够他挥霍几辈子的啊！丁浩眼巴巴地看着那成排的金砖从自己的眼前一闪而过，咂咂嘴，对白斌的问话也明显心不在焉了：“我就看看有卖雪糕的没，我想吃雪糕。”

白斌当真了，摸了摸他的脑袋，跟着他一起找起卖雪糕的小摊来。那个时候卖雪糕的大多支把大太阳伞，上头印着“某某矿泉水”或者“某某汽水”的字样，五颜六色的很好认，进了市区，随便一个商店门口就有。白斌让司机停了车，又从我兜里掏出两块钱给丁浩：“你去买吧，我等你。”

丁浩瞅着那张两块钱的票子，绿色的，还挺新，心里又一阵感慨，昏迷前那阵这票子都没有人用了。丁浩把那张两块钱的票子揣兜里，想着回头留作纪念，不客气地又向白斌伸出手：“再给张一块的吧。”

白斌的脾气也好，真就又掏了一块给他。前头司机瞅着去买雪糕的丁浩，忍不住呵呵笑了：“还是个小财迷！”

丁浩买了两根雪人雪糕，一根自己啃着，一根递给白斌。见白斌摇摇头不吃，他立刻欢呼一声，拆了包装袋，三两口就咬掉了那雪人的一角帽子，巧克力味儿的！真好！

丁浩吃得见牙不见眼，满脸的幸福，瞧着还剩下半边脸的雪人，一口咬掉了它的嘴巴，嘿嘿地笑：“来，亲个嘴儿。”

白斌跟司机“扑哧”一声乐了，要是丁远边在这儿，准得把这丢脸玩意儿拎回家去！丁浩吃完雪糕后消停了一会儿，自己拿纸巾擦了嘴巴，咱得做讲卫生的好市民。

司机一拐弯直接去了医院，丁浩跟白斌咬耳朵：“不先回家？”

白斌看着他摇摇头：“家里没人，去医院一样的。”

哦，丁浩想起来了，白斌他妈是个事业型女强人，他家里常年都冷冷清清的。丁浩忽然想起那个扔下自己狠心去学了半年幼教的妈，心有戚戚焉地跟白斌勾肩搭背：“没事，咱以后在一块儿。”

白斌看着丁浩笑了。

等去了医院住进病房，丁浩这才发现是个单间儿，里头不仅有一张大床，茶几、沙发、电视机也一应俱全。床头柜上还摆着一束鲜花，让人丝毫不觉得是在医院里，倒是跟进了宾馆似的。

丁浩跟着白斌进来，司机就出去了，估计是去接白书记了。丁浩无聊地按着电视遥控器，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台，还大多是地方1台、2台，看着挺没意思。

白斌收拾了他们带来的东西，又去洗手间拿了条一次性毛巾打湿了给丁浩：“擦

擦脸吧。”

丁浩还在看电视，仰起脸向白斌那儿凑了凑，示意给他擦。白斌比丁浩也大不了多少，估摸着是第一次伺候人，小心地给他擦干净了，那动作轻得像是在擦花瓶。

等了不一会儿，白书记就来了。丁浩跟着白斌站起来，摆出最最灿烂的笑脸：“白叔叔！”

白书记摸了摸他们两个，又让白斌去床边坐了，陪他进来的医院主任还在边上小心地道歉：“白书记，真是抱歉，这是咱们院里最后一个单间了。”

白书记看来是个挺随和的人，笑呵呵地连连摆手说没事：“就他们两个小家伙，这里也够住的了，”回过头来冲丁浩他们笑着问，“是不是呀？”

丁浩立刻笑出了酒窝儿，拖着长音大声地答：“是！”白斌比他成熟多了，端坐在一旁只点了点头，表示两人一间足够了。

白书记又交代了一些事后就匆匆地走了。丁浩不由得感慨，白斌这从小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冷淡性子就是这么来的吧，这还是他爹能来多看他两眼，可也就是两眼，能成事儿的人都忙啊。

至此，丁浩跟白斌正式开始了“同居”生活。

白斌脚腕上的划伤有点儿严重，万幸骨头没伤着。院方显然是很重视这事儿的，他们用活动床将白斌推去仔细拍了片儿，又让一群老医生捧着脚丫子看了半天，这才拿绷带将白斌的脚腕结结实实地缠上，让他回去静养着。为了白斌方便，医院还特意弄了辆小轮椅让他用。

来看白斌的人等在门口，几个大人还带了孩子，其中一个扎着羊角辫儿、穿小背带裙的就是白露。这会儿白露正被她爸妈带着等白斌出来。老远见着白斌，她就扭着身子从她爸怀里挣脱，冲白斌跑过去：“哥！哥！”

丁浩正颠颠儿地跟在白斌轮椅后头，探着脑袋对白斌进行教育：“我说啊，你要觉得脚没事，其实不用拍那么多片儿，你想啊，激光、X光啥光的都有辐射，辐射你懂不？就是……反正就是照多了要细胞变异的，不好。”

一路小跑过来的白露不乐意了，她哥脚伤了，合着还不能看啊怎么着，小嘴一撇：“你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啊？”

你……你才缺德！丁浩一口气差点儿背过去，我这是高科技，高科技你懂吗？！一个黄毛丫头，字都不认识几个，还说我！得，咱不跟文盲说话，没文化真可怕！

他显然低估了白露毒舌的段数，小姑娘跟在白斌小轮椅的另一边冲丁浩一乐，拍着小巴掌说：“你放心啊，要是你腿断了，我一定不让人送你来医院让医生瞧你，那什么光照了你你就要变异啊，你说是吧？”